



Jack London

杰克·伦敦文集

海 狼

蔡世常 译

杰克·伦敦文集

海 狼

London

裘柱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狼/(美)伦敦(London, J.)著;裘柱常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8

(杰克·伦敦文集)

书名原文: The Sea-Wolf

ISBN 7-5327-2738-6

I.海... II.①伦...②裘... III.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483 号

Jack London

THE SEA-WOLF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海 狼

[美] 杰克·伦敦 著

裘柱常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230,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738-6/I·1586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我不知从哪里说起才是，虽然我有时候也曾将起因全都可笑地推在却利·福罗萨的身上。他在达美尔贝斯峰下的米尔山谷里，造了一所避暑的小屋，可是除了闲度寒冬腊月，读读尼采、叔本华，借以使脑子休息一下以外，他从来不住在那里。一到夏天，他反而喜欢在城里挥汗度过酷热、污浊的生活，劳苦不休。要不是我每星期六午后，习以为常地到那边去看望他，而且在那儿一直待到星期一早晨，那么，我就不会在正月的这个星期一早晨航行在旧金山海湾中了。

不过，我搭的是一只安全的船，因为“马丁尼号”是新造的渡轮，它在沙煞列多与旧金山之间航行，还只是第四次或第五次。危险的是那笼罩海湾的浓雾，而我这个陆地上住惯的人，却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不测。真的，我还记得，我得意洋洋地走上前舱上甲板，正当操舵室下面，拣定了座位，任凭雾气的神秘吸引我的幻想。清新的微风吹来，当时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坐在潮湿的雾气里——其实可不仅我一个，我依稀觉得那舵手，被我认做船长的那个，就坐在我头上的玻璃房里。

我记得，我那时候正在想到分工的好处，我不必研究雾、风、

潮汛、航海术，一样能横渡海湾，去访问住在那里的朋友。我想，每个人能专攻一业就好。对于和我一样不知道海洋、航海术的成千上万的人们，舵手和船长的特有知识刚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可以不必把精力消耗在学习各种杂事上，而将其集中在几件专门的学业上；例如分析爱伦·坡在美国文学上的地位——说起来，这是我登载在本月份《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上船的时候，我走过房舱，看见一个身强力壮的绅士，专心致志地在阅读《大西洋》月刊，正翻到我的那篇文章。这又说明了，是社会分工，是舵手与船长的专门知识，使得那个身强力壮的绅士可以在从沙煞列多安渡到旧金山的途中，阅读我关于坡的专门知识。

一个红面男子，蹒跚地走到甲板上来，砰的一声带上他身后的舱门，打断了我的沉思，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可以做文章的题目，叫做《自由的需要：为艺术家呼吁》。红面男子向上面操舵室掠过一眼，顾盼着四周的浓雾，蹒跚地走过甲板，又走回来（他显然装着一双假腿），站在我的旁边，跨开两只脚，面上露着自得其乐的神情。我敢断定他是一个老于海上生活的人。

“像今天这样恶劣的天气，真要磨得人早生华发呢，”他向操舵室上点头说。

“我没觉得有什么需要特别担心的，”我回答，“这就像 ABC 一般简单。他们可以靠罗盘辨别方向，又知道距离和速度。我认为和数学一样拿得准，不会别生枝节的。”

“担心！”他哼着鼻子。“像 ABC 一般简单！像数学一般拿得准！”

他好像打起精神，身子向后斜着，瞪视着我。“你知道奔出金门去的海潮怎么样？”他诘问道，其实倒是在对我怒嚷。“潮水退得多么快？喔，流速多少？你听听吧，好不好？这是一个装钟浮标，而我们就站在它的顶上。看，他们在转变航向呢！”

从船外浓雾里传来了哀伤的钟声，我看见舵手急忙转动舵轮。仿佛就在前面的钟声，现在已到了旁边。我们船上的汽笛在粗声地

鸣叫，也时常有别的汽笛声从浓雾里传过来。

“那是一种渡船，”刚来的人说，指着右边的一种汽笛声。“在那一面！你听到没有？用口吹的。很像是平底帆船。可要当心啊，船上的老大。啊，要当心才是。鬼门关就在眼前啦。”

那看不见的渡船，一阵又一阵地传出汽笛声，那只口吹的号角，嘟嘟地吹得像是吓慌了一般。

“他们在相互打招呼，想避免意外，”一待急促的汽笛声停止，红面人继续说。

他面上发光，眼睛闪耀着激昂的神色，明白说出了号角、号笛所表示的意思。“向左边过去的是汽笛。你可听见，那个家伙声音沙哑——照我推想可能是一艘蒸汽帆船，正从湾头迎着潮水缓缓地驶进来。”

尖锐的小汽笛，吹得发狂一般，就从前面，从近处传过来。“马丁尼号”打起铜锣。船舷外的明轮立即停止活动，起伏的扑转也就随之静下来。一会儿，才重新转动。尖锐的小汽笛像是在猛兽的号吼中低鸣的蟋蟀声，从船近旁雾气中窜过，迅速地低沉下去，低沉下去。我望着我的旅伴，等待他的解释。

“一条不怕死的汽船，”他说，“我真想把它撞沉了，那个小混蛋！他们就是祸根。干得出什么好事来？不知是哪个笨驴，爬上了一只船，从地狱里出来赶去吃早饭，大锣大鼓地吹起汽笛，要世上的人去照顾他，因为他来了，而他又不会照顾自己！因为他来了！你就不得不当心！人间的正义，公共的礼貌，他们就都不懂得！”

我对于他的无名怒火觉得很有趣，当他怒气冲冲地往来蹀躞的时候，我就沉溺在浓雾的幻想里。这真是奇怪——浓雾，像是无边无际的神秘的暗影，卵翼着大地这个旋转的黑点。人们仅是发光、闪烁的小点儿，受了上帝的诅咒而疯狂地要工作，跨上他们的木马和铁骑，行过神秘的中心，盲目地摸索过“虚无”，当他们心里被疑虑和恐怖压紧的时候，就煞有介事地狂喊，暴叫起来。

我那旅伴的说话声，使我一笑觉醒过来。在我以为自己是眼清

目亮地从神秘中驰骋过来的当儿，我却也是在摸索和挣扎。

“喂！有人正在向着我们驶过来，”他说。“你听见没有？他迅速地驶过来。正驶向这里。猜想他还没听见我们。风在逆向吹着。”

清风正迎面吹着我们，我清楚地听到汽笛声，就在我们一边的前面一些的地方。

“是渡船吗？”我问。

他点点头，又接着说，“否则就不会驶得这么匆忙了。”他轻声一笑，“他们急于要渡到那边去。”

我向上看一眼，船长连头带肩伸到操舵室外面，专心凝视着浓雾，好像他全仗意志的力量就可以探发那里的秘密似的。他面色紧张，和我那旅伴一样，我的旅伴已经步履沉重地走到栏杆边，以同样的注意力朝那看不清的祸患的方向盯着看。

横祸来临，真快得意想不到。浓雾好似打进一个楔子似地被劈开了，出现一只汽船的船头，两侧拖曳着一圈圈的雾气，犹如鳄鱼嘴尖上的海藻。我看得出操舵室和一个白胡子的人，支着手臂半身露在操舵室外。他身穿蓝色制服，我记得曾经发觉他是何等整洁，宁静。在这种环境下，他的宁静是可怕的。他听凭命运与他手牵手地一同前进，冷静地估量着这个打击。他靠在那里，那安谧、深思的眼睛扫过我们身上，好似要确定一下冲撞的正确部位，一点不顾到我们的舵手愤怒失色地嚷着，“你干的好事！”

回头一看，我知道这句话已经明明来不及答复了。

“赶快抓住些东西，不要放手，”红面人对我说。他的一切咆哮都已过去，好像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静谧的传染。“听妇女们的哀呼，”他严厉地——几乎是痛苦地说，好像他从前已经有过同样的经验了。

我还来不及照他的劝告去做，两只船已经撞在一起。我们准是被径直撞在船腰里，因为我没有看见什么，那突如其来的汽船已经越出了我的视线。“马丁尼号”倾斜得很厉害，发出木料压裂、破碎的声音。我一交跌在潮湿的甲板上，还没有爬起来，就听得妇女们的悲号。就是这——使人胆战心寒得难以形容的声音——把我吓呆了。

我记得船舱里藏着救生圈,但是走到门口就遇着男男女女的一阵蛮冲,被冲了回来。以后的几分钟里发生了些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虽然我还明白记得从上面的架子上把救生圈放下来,那个红面人就把它缚在惊慌失措的一群女人身上。这记忆非常清楚透彻,像我看过的任何图画一样。现在看起来,真是一幅图画——灰色的浓雾,从船舱边锯齿形的空洞里盘旋袅绕;装着坐垫的空客座里,狼藉着包裹、手提包、阳伞、披肩等一切仓皇逃走的证据;在看我那篇文章的粗壮的绅士,穿上软木与帆布做成的救生衣,手里还拿着那本杂志不放,一个劲地坚持问我,照我看来是否有什么危险;那个红面人移动假腿英勇地蹒跚着,将救生圈扣在向他走来的人们身上;最后是娘儿们一阵疯狂的哀号。

就是这娘儿们的哀号,折磨着我的神经。而且这声音一定也折磨着那个红面人的神经,因为我心里还有一幅永远不会消褪的图画。那个粗壮的绅士将杂志塞入大衣袋里,呆呆地望着。一群杂乱的娘儿拉长了苍白的面孔,张着嘴,惊呼着,犹如一支失魂落魄的合唱队。红面人涨着青紫的怒容,双手高举过头,好像要猛摔轰雷一般,高声大叫:“住嘴,啊,住嘴!”

我记得,这副情景使我禁不住要笑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也惊慌起来;因为这些女人都是我的同类,犹如我的母亲、姊妹,她们正对着死的恐怖而不愿死。我记得她们的声音使我联想到猪群在屠夫刀下的哀鸣,这么相似的活生生的景象使我大吃一惊。这些具有最崇高的感情,最温柔的同情的女人,却在张大了嘴巴,哀呼着。她们要生存,却得不到援助,像是捕鼠器上的老鼠一般,因此她们哀呼着。

恐怖将我赶到甲板上。我觉得难过,好像要呕吐,就坐在凳子上。模模糊糊地看着。听着人们奔窜哀号,争着把救生艇放下去。真像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情境。绞辘轧住了,不能转动。有一只放下的艇子没有装上艇底的栓塞,挤满了妇女、孩子,便涌进水来,翻了过去。另一只的一头已经放下去,另一头却还挂在绞辘上,就这么丢

在那里。闯祸的那只不可思议的汽船，连影子也不见了，虽然听说它一定会放救生艇来救我们的。

我走到下一层的甲板上。“马丁尼号”在迅速下沉，水已经没了上来。有许多乘客要从船上跳下水去。在水里的却号叫着要重上船来。谁都不理睬他们。一阵呼喊，说是船已经下沉。我被随之而来的惊恐所袭，跟着人跌出船去。我不知道是怎么跌下水去的，却立即知道了落水的人所以急于要回到船上去的缘故。水是那么冷——冷得刺心。我受到的苦痛，尖锐刺人，犹如火烧一般。痛彻骨髓。像是被死神抓住了一般。令人痛苦而恐怖的水把我弄得透不过气来，在救生圈使我浮上水面之前，肺里已吸满了水。嘴里觉着强烈的咸味，在咽喉、胸肺里的辛辣的东西窒息着我。

但是最难熬的是冷。我觉得已经活不下去。人们在我身边的水里挣扎，打转。我听得他们相互呼应。又听得打桨的声音。显然是那不可见的汽船已放下了救生艇。时间消逝过去，想不到我竟没有死。一阵冰冷的麻木在我的心中深入进去，两只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微波带着含有恶意的泡沫，不断地冲到我的头上，打入我的嘴里，使我更其窒息难堪。

嘈杂声渐渐地淡去，虽然我听得远远一阵最后的、绝望的哀鸣的合唱，我知道“马丁尼号”已经全部沉没了。后来——不知道隔了多少时候——我禁不住一吓觉醒了过来。好个孤独的我。听不到呼喊或悲号——只听得被浓雾弄得异常空虚的、反复回响的浪涛声。在人群中的惊惧是大家休戚相关的，不像独个儿被弃的可怕；我现在正受着这种惊恐。我不知道要漂流到何处？那个红面人曾经说潮水在退出金门去，那末我不是要漂流到海里去吗？靠救生圈浮出去吗？这不是随时会粉碎的吗？据说救生圈是用纸与灯心草制成的，易于浸透而失却全部浮力。我又一点也不会游泳。显然，我像是在灰暗的原始的浩淼之中，独个儿漂浮着。我承认我是发了疯，也像娘儿们一般高声哀呼，用麻木的双手拍击着水面。

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少时候，接着就茫无所知，只记得像是一个

艰苦、惨痛的恶梦。待我苏醒过来,好似已经过了几个世纪;我看见,差不多就在头上,从浓雾里现出一只船的船首,三只三角帆吃满了风,猛烈地相互拍击着。船首破水处飞起高高的浪花,汩汩作声,我好似正在它的航路当中。我拼命要叫喊,可是已经力竭声嘶。船首破浪而来,恰好没有冲着我,只是把水花溅得我满头都是。然后长而黑的船身就随之过去,近得我可以用手触到似的。我拼命游过去,发疯似地想用手指甲抓住船板,但是我的手臂已经沉重无力。我又竭力想叫喊,但是叫不出声音。

船尾一溜而过,在浪涛的空隙间溜了过去;我瞥见舵轮旁边站着一个人,另外一个好像自得其乐地在抽雪茄烟。当他徐徐地转过头来,对着我这边的水上瞭望,我看见他嘴里在喷烟。这是漫不经心的,不期而遇的一眼,是人们在百无聊赖的时候的偶然行动之一,因为他们活着,而且必须做些什么的。

但是我的生死关键就在他这一眼。我眼看得那船被浓雾所吞噬,看见站在舵轮边的人的背影,另一个却转过头来,慢慢地转过来,他的目光投到水面,无意地随着水波望到了我。他面上全无表情,好像在沉思一般,我怕他的眼光即使射到我身上,也不会看见的。可是他的眼光恰好射到我身上,直射到我的眼睛里;他真的看见了我,因为他跳到舵轮旁边,推开另一个人,一转又一转,一把又一把地将舵轮急转着,同时又大声发出什么命令。那船好似越出了原来的航线,几乎立即投入浓雾里,看不见踪影了。

我觉得已经在渐渐地失去知觉,还想竭尽全部精力,要征服正在我身边升上来的闷人的虚无和黑暗。略停一会儿,我听到了打桨声和一个人的呼唤声,渐渐接近。直到我身边,我听得他不耐烦地嚷着:“你见了鬼吗,为什么不叫喊?”我知道这是对我说的,当时我已陷入了虚无和黑暗之中。

二

我好像在渺茫无际的天空里，循环往复地摆动。闪烁的微光在我的身边流射而过。我知道是这些星辰和曳着尾光的彗星遍布在我飞行于恒星之间的航程中。当我荡到一面的尽头，正要返身荡回来的时候，听见有大锣敲着，轰鸣着。很长一段时间，我被围在平静的时间的微波中，享受着、思考着我这惊人的飞行。

我以为这一定是个梦，但是梦也起了变化。来回往复的节奏逐渐缩短了。我急匆匆地荡过去又荡回来的时候吃了一惊。要我这么匆促地飞过天空，竟弄得我喘不上气来。锣声响得更匆促、更剧烈了。我心头发生了无名的恐怖，期待着。此后我好似在炽热的烈日下给拖过粗糙的沙地。接下来是一种忍不住的剧痛的感觉。我的皮肤在烈日里烧灼。锣在敲打，哀鸣。闪烁的微光长流无尽地掠过我，好似整个恒星系统在向虚无陷落。我喘息着，觉得呼吸艰难，睁开了眼睛。有两个人跪在我的身边，在急救我。我的往复摆动是船在海面上随波前进。可怖的锣便是一只平底锅子，挂在板壁上，船每一次波动，就乒乒嘎嘎地响起来。粗糙灼热的沙地是一个人的坚硬的双手在我赤裸的

胸上摩擦。我痛得忍不住要扭动，微微地抬起头来。我的胸膛刺痛，发红，我看得出有些细微的血点从破裂、红肿的表皮里渗了出来。

“这就得了，杨生，”其中的一个说。“你没看见已把这位先生的皮都给擦下来了么？”

叫做杨生的是一个健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停止了摩擦，笨手笨脚地站了起来。说话的人显然像是一个伦敦佬，脸上现出明显的线条，文弱而漂亮，几乎有些女人家的样子，是那种一面吸母亲的奶汁，一面听教堂钟声^①长大的人。他头上戴一顶湿污的棉布小帽，一领肮脏的粗麻布袋似的外衣直遮到他瘦削的屁股，表明他是一个肮脏不堪的船上厨房里的厨子，而我就寄身在这厨房里。

“现在，你觉得怎样了，先生？”他含着谄媚的假笑问我，那种笑是他累代专讨外赏的祖宗所遗传下来的。

我只是微微扭转身体，做出要坐起来的样子，作为回答，杨生就扶我起来。平底锅乒乒乓乓的声音还在可怕地噬啮我的神经。我无法集中思想，便拉住厨房的木架作为支柱——我不得不承认木架上积起的油腻，竟要使我的牙齿打战——我伸手过去，越过灼热的炉格，抓住那惹人厌的用具，把它摘下来安稳地插入煤箱里。

厨子冷笑着我神经质的表现，把一只腾着热气的有柄杯子，塞在我手里，说，“给你，这会使你好过些。”这是令人作呕的东西——船上的咖啡——但是热得可以令人苏醒。在吞咽杯中物之际，我低头看见了皮破血出的胸膛，便转眼望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

“谢谢你，杨生先生，”我说，“你做的事倒是挺勇敢的呢，可不是吗？”

因为他知道我的动作所给他叱责，比之言语更明白，就伸出自己的手掌来检视。手上满是老茧。我伸手握住那凸出的棱错，那种可怕的粗糙感觉又使我的牙齿再度打战起来。

① 原文为 Bow bells。伦敦有一所著名的圣玛丽·勒·鲍(St. Mary-le-Bow)教堂。据说教堂钟声的范围可达伦敦市全区，因此常用 Bow bells 指伦敦。

“我叫约翰生,不叫杨生,”他用非常准确而滞缓的英语说,只是重音略微有些儿不清楚。

他淡青色的眼睛里露出温和的抗议,还有一种谦逊的坦率与勇气,着实获得了我的欢心。

“谢谢你,约翰生先生,”我改正错误,伸手给他。

他很尴尬而羞怯地迟疑了一会儿,把身体的重量由一只腿转到另一只腿上,粗鲁地握住我的手,亲热地一拉。

“有什么干燥的衣服可以借给我穿吗?”我问那厨子。

“有的,先生,”他喜冲冲地立即回答。“要是你高兴穿的话,我下去瞧瞧我的木箱。”

他窜出厨房门,其实是以轻捷平稳的步法溜出去的,使我觉得是油滑而不是敏捷。真的,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油滑,污腻,也许是他的性格最突出的表现。

“我是在什么地方?”我问约翰生,我认定他是船上的一个水手。“这是什么船?驶到哪里去的?”

“驶离法拉隆岛,向着西南进发,”他慢慢地有规则地回答,好似在搜索他最优良的英语,严格遵守我问句的次序。“帆船^①‘魔鬼号’是驶到日本去捕海豹的。”

“船长是谁?我穿好衣服就要去见他。”

约翰生现出了惊疑窘迫的神情。他犹豫着,在搜寻他的语汇,要组织成一句完整的回答。“船长是海狼赖生,人家都这般叫他的。我不曾听说过他别的名字。你同他说得温和些倒好。今天早晨他疯了。船上的大副——”

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完。厨子已溜了进来。

“你还是滚出去的好,杨生,”他说。“老头儿要你到甲板上去,这年头犯不着去冒犯他。”

约翰生驯顺地走出门去,同时从厨子的肩头,向我非常严肃而有

^① 原文为 schooner,是一种多帆的平底帆船。

深意地一转眼，好似要加重他被打断的说话，要我以婉转的语气对付船长。

厨子的手臂上挂着一身零乱、皱曲得讨厌、发臭的衣裳。

“是不曾晒干就藏起来的，先生，”他加以说明。“但是勉强将就一下，待我把你的衣裳用火给烤干了。”

我抓住了木架，随着船的摇荡而站立不稳，靠厨子之力，才穿上了一件粗硬的毛织紧身内衣。就是这个时候，我的肉体因为接触粗糙的东西而战栗和骚动起来。他看到我禁不住痉挛，皱眉蹙额，便假笑着说：

“我想你一生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你长得多嫩的皮肤，你这种皮肤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女娘儿的一般。我一看见你，立即就断定你是一位绅士先生。”

我一开始就憎恨他，当他帮我穿衣服的时候，这憎恨又加重了不少。他的手就这么惹厌。一触着我，我就退缩；我的肉体感到不快。为了这个缘故，再加厨灶上各种锅子的滚煮、沸腾的气味，我就急忙要跑出去吸些新鲜的空气。而且要和船长商谈，探问他想什么办法可以送我上岸。

一件衣领磨损的劣质的棉布衬衫，襟口上变了色，我看是过去染上的血迹，在一连串热烈的道歉声中披到了我身上。脚上套一双工人用的厚皮靴。至于裤子呢，是一条淡青色的洗旧了的工装裤，一只裤脚比另一只足足要短十英寸。好像是魔鬼要抓取这个伦敦佬的灵魂，抓不住灵魂而扯去了一截裤脚。

“我向谁去谢救命之恩呢？”我问，当时我已完全穿着好，头上戴一顶小孩子戴的小帽，身穿一件肮脏的条纹布短衣，只到腰部，两只袖子也只到臂弯里。

厨子沾沾自喜地做出谦卑的相貌站起身来，面上浮起谦逊的假笑。据我在大西洋班轮上航行的最后一段时候和船员相处的经验，可以断定他是在等待外赏。我对于这家伙知道得更多了一些以后，才晓得他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应归之于遗传的奴性无疑。

“先生，我是茂格立治，”他奉承我，优柔的脸上泛出了谄媚的笑容。“先生，是汤玛斯·茂格立治在伺候你。”

“很好，汤玛斯，”我说。“我决不会忘了你的——待我的衣服干了。”

他的面孔上现出一层柔和的光，眼睛发亮，好似他祖宗从前获得外赏时模糊的记忆，在他的灵魂深处鼓舞着，激动着。

“谢谢你，先生，”他说，委实是非常感恩，非常谦卑的模样。

门刚一打开，他就退到旁边，我就跨到甲板上去。因为在水里浸得太久了，我还没有力气。一阵风吹来，我就在摆荡的甲板上踉跄地走到房舱角落，靠在那里。帆船向一边倾斜得很，正在乘风破浪地向浩淼无边的太平洋驶去。倘使真像约翰生所说，船在向西南航驶，那末我估计起来，吹来的风大概是南风。雾气已经消散，太阳就代之在水面起伏不定地闪烁着。我望向东方，那里定是加利福尼亚州，但是除了烟雾弥漫的一线海岸，就别无所见——无疑，就是这烟雾使“马丁尼号”遭祸，弄得我这般模样。向北不远，有许多光秃秃的岩石突出在海面，我发现其中一块上有一座灯塔。向西南望过去，几乎就在我们前面，我看见有尖塔般的船只的桅帆在那里隐现。

向天边打量了一会以后，我转而注意到身边的环境。起初我以为一个因沉船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应该得到比我现在所得到的更多的照顾。但是，除了一个舵轮边的水手，隔着舱顶在惊奇地凝视我之外，其余就谁都不留心我了。

人们好像都在关心正在船中部进行的事情。有一个大个子仰卧在舱口盖板上。衣服穿得很完整，只是衬衫前襟已经扯裂了。可是看不见他的胸部，因为那儿被一堆黑毛遮掩着，活像是狗身上的毛皮。他的头颈、面孔都埋藏在掺杂白毛的黑胡须里，要不是已经被水泡软，渗湿，浸透，一定是又浓又直的硬胡子。他的眼睛闭着，好似完全没有了知觉；但是嘴巴张得很大，他呼哧呼哧地用力呼吸的时候，就像因为闷窒而在起伏。一个水手有条不紊地，一次一次地，像是习惯一般，将一只帆布水桶系了绳子投到海里，一把一把拉起来，将桶

里的水向这个躺着的人泼过去。

在升降口,有个野人般咀嚼着雪茄烟蒂的人,在踱来踱去,就是他漫不经心的一眼,才把我从海里救起来的。他身高约莫五英尺十英寸或者十英寸半;但是我对于这个人的头一个印象,或者感觉,并不是他的身躯高大而是他的气力惊人。不过,虽然他躯体魁梧,阔肩宽胸,还不够显示他坚实的气力。这是我们说瘦削、强劲的汉子的所谓强壮、结实的气力,但是因为他躯体魁梧,便更像是大猩猩般模样了。并不是他的面貌有什么地方像猩猩。我极力要说明的是这种气力,是和他躯体的外形不相干的东西。这是我们惯常联想到原始生物、野兽,以及我们想象中巢居的原人的气力——是生来就野蛮、残暴、活跃的气力,是生命的精髓,是活动的动力,是一切生命的形式从其中脱胎的基本要素。总之,是类似于一条蛇,已经断了头,死了的,却还在它的身躯内扭曲的气力,又像是一堆不成样的乌龟肉里所留存的气力,一触着手指就会团缩颤动起来。

这个踱来踱去的人给我的是这么一种力的印象。他双脚坚定;脚步沉着稳定地踏着甲板;从一耸肩以至一闭嘴含烟,每一肌肉的活动都是有决断的,好像是从洋溢过人的气力所产生的。其实贯彻到他每一动作的气力,看来还只是他体内潜伏的、更大的气力的一些儿表示;这是蛰伏着的时时骚动的威力,可以随时发作;恐怖,强横,犹如雄狮怒吼,犹如风暴狂起。

厨子探头到厨房门外,鼓励我似地痴笑着,同时伸出大拇指指着那个在升降口往来蹀躞的人。我因此知道这是船长,厨子口头称做“老头儿”的那个人。我必须和他商量,麻烦他设法送我上陆。我正待向前,预料必须经过五分钟激烈的争辩,当时那仰卧着的不幸者发出一阵更猛烈的闷窒声。他痉挛地打着滚,高高地抬起了满是潮湿的黑胡子的下巴,收紧了背上的肌肉,鼓起胸膛,以不自觉的本能的努力,想要多吸入一些空气。我想那浓毛遮覆着的看不见的胸膛上的皮肤,一定已变成青紫色了。

这个船长,人家叫他海狼赖生的,停了步,俯视着将死的人。最

后的挣扎竟是这么剧烈，那水手只是不知所措地呆看着，不再将水泼洒在他身上，帆布水桶半斜着，把水都泻到甲板上。那将死的人用脚跟踩在舱板上连续敲出声音，伸直了两条腿，竭尽九牛二虎之力，挺直了身子，向左右旋摇着他的头。不一会儿，他的肌肉松弛下来，头也不再摇转，一声叹息，好似深沉的解脱，浮上了他的嘴唇。颧颌下陷，上唇张翕着，露出被烟熏黄的两排牙齿。他的面貌好似已凝冻成恶魔的痴笑，笑那个被他所抛弃、所愚弄的世界。

于是就发生了最惊人的事情。船长对这个死人像打雷般发作起来。嘴里滚出滔滔不绝的溪流似的咒骂。并不是浮薄无聊的咒骂，也不仅是粗鲁的辞句。每一个都是侮辱，不知骂了多少，像是在劈拍爆裂的电火花。我生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言语，也想不到这是可能的事。因为我向来留意文学的表达，又嗜好有力的词藻和短语，我敢说，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赏识他所用的生动有力与全不容情的侮辱的譬喻。据我猜想，原因大概是那个人是船上的大副，在未离旧金山时曾经寻花问柳，而在航程的一开头，就很不体面地丧了命，使海狼赖生丧失了左右手。

我也不用说明，至少对我的朋友不用说明，我是多么吃惊了。无论哪一种咒骂和卑污的语言，我一向都讨厌的。我觉得沮丧，心在往下沉，或者可以说是一阵晕眩。在我看来，死从来都带有庄重、尊严。临终是宁静的，仪式是圣洁的。至于死的更为肮脏、可怕的一面，我现在还是初次见识到。正如我所说的，当我在欣赏恐怖惊人的痛骂，从海狼赖生嘴里喷吐而出的时候，竟吓得我目瞪口呆。这一阵激流似的痛骂，大可以使死人面上失色。要是他潮湿的黑胡子，竟然吱吱作响，蜷曲起来，然后冒烟发火，熊熊燃烧，我也不以为奇。但是那死者却不为所动。他还是以讥讽的幽默痴笑着，带着一种嘲骂的戏弄与轻蔑。他是主宰这局面的人物。